

孤艳稀品大系



天
豹
图

吉林摄影出版社

孤艳稀品大系・灰色妙品

天

豹

图

清・佚名

孤艳稀品大系

第七卷

灰色妙品序

历来研究者大多把中国书籍按刻印者的不同，分为官刻本、私刻本、坊刻本。官刻本系指历代官家所设各类机构所刻印的书；坊刻本系指各代、各地区以出售为目的所刻的书籍；私刻本系指不以售卖为目的的私人刻书。“灰色书”的内涵与传统“私刻本”的内涵大体相同又有所差别，系指历代不含商业目的、仅在有限范围传播的书籍。值得一提的是，对“灰色书”的研究以前并未引起足够重视，仅在近年才陆续有人对此一书籍文化现象予以注意。事实上，“灰色书”的出现很早，大致可以追溯到唐代，此后随着文化水平和书籍制造术的不断提高，“灰色书”也呈兴旺发达之势，逐渐成为中国书林中的重要一脉。

“灰色书”中数量最多的当属私家刻印的前人书籍。这些书籍因受私刻者的器重与喜爱，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私刻者便自己出资翻刻。当然，每一刻的数量并不多，主要用于自己阅读和收藏。若以效果而论，则多较一般官刻、坊刻本为精。私刻者也往往把个人趣味、爱好加诸于所刻之书，诸如题识、刻画，每多新意，以展示主人不俗的文化素养与对所刻书籍的深刻研究。

“灰色书”的另一种类型是私刻者刻印自己的著

述，或同时代友好及为其所欣赏者的著述。中国文人向有著书立说的情结。文章著述往往是士人品味和格调的象征。有无文本传世，又是衡量士人学识高低的一个标准。有条件的文人往往将自己的著述私刻成书，虽不予售卖，但却可赠予同道好友，以显示才学，寄托情思。亦有人以私刻书呈达权势阶层，期求赏识，以望博达官贵人提拔。又者，文人爱书，每见同代佳构，则不免私刻一版，把玩诵读。由此类私刻，足可窥见中国文人之“真雅”风范。

由上所述可知，“灰色书”有着版本稀有、数量稀少、书类罕见等特征。作为古籍的一种重要和特殊形式，其价值极高。自宋朝以降，“灰色书”历代皆有，比较著名的，如宋嘉定十三年陆子所刻《渭南文集》，廖莹中世采堂所刻《五经》、《朝柳集》，黄善夫宗仁家塾刻《史记正义》，建安魏仲立所刻《新唐书》等。元代则有平阳府梁宅所刻《论语注疏》，古遇陈化所刻《尹文子》。明清两代私人刻书更多，如史本所选嘉庆十九年沈儒刻《天豹图》、嘉庆五年陈亦秋刻《绿牡丹》等。不独其所刻之书内容独特，其书仅以此版本传世，且其刻工、纸张、印刷皆十分精致，堪称工艺精品。

“灰色书”作为一种风雅之事，迄今犹存，今日我们仍能于民间见到一些自印小说、诗集及其它著述，其中不乏出类拔萃的精品。“灰色书”以稀、奇、精为特色，是我们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今天，其中一些已被列为“国宝”级藏品。

序

清代小说。十二卷四十回。不题撰人。嘉庆十九（1814）厦门丰胜书坊刊本。序署“嘉庆阙逢茂畅月三影响张氏题于鹭门城东醉月轩书屋。”“阙逢闾茂”系“甲戌”别称，即嘉庆十九年（1814年），“鹭门”即今厦门市。

小说描叙明代成化年间山海关总制施廷栋被奸相花锦章诬陷处斩，其妻携子施必显、女施碧霞投奔宁波亲戚，行至扬州，施母病故，施必显病卧不起，碧霞欲卖身葬母，恰逢奸相之子花子能。花子能仗霸凌贫，骗碧霞至家欲占为妾。小孟尝君李荣春路见不平，入花府要人，被花府教师曹天雄擒住，幸亏花子能之妹花赛金的丫头红花救助，方逃出虎口，施必显这时病愈，闯进花府打死曹天雄救出碧霞，得李荣春举荐转往投奔雁门关总制，行至蟠蛇山，上山做了寨主。曹天雄之弟曹天吉为兄报仇，赴扬州，在花府与花子能之妻秦氏奸通，害怕奸情暴露，杀死花子能之妹。御史田大修遣英雄陶天豹勘破此案，处死秦氏和曹天吉。花子能怀恨在心，诬陷田大修与施必显以及李荣春合谋造反，田、李于是被捕入狱。陶天豹逃遁求师，帮助施必显得好汉劫狱救出田大修和李荣春，众英雄聚义蟠蛇山。奸相图谋篡位，遂进京救驾，活捉了奸相，花子能早被抓住关在山寨，奸相父子全家尽被诛灭。众英雄都得封赠。

同治七年（1868）丁日昌查禁“淫词小说”，《天豹图》在列。

目 录

第一回	赛专珠施仁济困	净街王伏霸凌贫	 (1)
第二回	玉珍观英雄病笃	万香楼烈女全贞	 (9)
第三回	铁罗汉活擒侠士	小孟尝夜困园林	 (16)
第四回	僮生巧计贪欢放火	仆察机关挟恨搜查	 (24)
第五回	救火失了孟尝君	报恩险遭大恶主	 (30)
第六回	花子能堕楼埋计	李荣春寄迹邻房	 (38)
第七回	花虹挽妻惊绣阁	赛金设计辱嫂嫂	 (45)
第八回	卢赛花伤情成怨	李荣春女扮回家	 (52)
第九回	万香楼花虹三上	沉香阁恶妇阴谋	 (58)
第十回	花府中姑嫂大闹	绣楼上闺女盟交	 (66)
第十一回	相府中恶妇求情	玉珍观英雄病愈	 (73)
第十二回	施必显大闹花府	曹天雄已归黄泉	 (79)
第十三回	女结盟赠金送别	净街王聘师报仇	 (86)
第十四回	必显兄妹谢恩人	子能夫妻再设计	 (93)
第十五回	小吕布思兄探望	曹天吉误打花家	 (100)
第十六回	施碧霞神针救兄	飞天义别妹辞灵	 (106)
第十七回	秦氏玩花楼图趣	曹通养性获奇缘	 (112)
第十八回	思谊盟独自无聊	触奸情毒意残姑	 (119)
第十九回	义婢含冤藏宦宅	恶妇逞毒败门风	 (126)
第二十回	送回阳赛金附身	闹酒楼英雄聚会	 (133)
第二十一回	田御史按临扬郡	陶天豹密探花楼	 (140)

- | | | | |
|-------|---------|---------|-------------|
| 第二十二回 | 玩花楼奸淫难遁 | 巡按堂铁面无私 | (146) |
| 第二十三回 | 花子能被羞进京 | 卢赛花逢妖受毒 | (155) |
| 第二十四回 | 陶天豹得铜求师 | 万花山老祖炼丹 | (161) |
| 第二十五回 | 张环露泄施家信 | 花虹到京谋私仇 | (168) |
| 第二十六回 | 锦章欺君害忠良 | 素娘恶夫思娇儿 | (175) |
| 第二十七回 | 一奉旨奸臣私托 | 两筵席孽兽图欢 | (181) |
| 第二十八回 | 李荣春甘心待戮 | 李国华置席谢恩 | (189) |
| 第二十九回 | 女弄父终成呆汉 | 佞残忠激动寇心 | (195) |
| 第三十回 | 施碧霞亲行讨救 | 众好汉聚议下山 | (203) |
| 第三十一回 | 陈松遇鬼会英雄 | 汤隆搬家归寨主 | (209) |
| 第三十二回 | 天齐庙私议路径 | 三英雄劫取钦犯 | (213) |
| 第三十三回 | 邱君陞怒发加兵 | 强四爷搜捕受辱 | (221) |
| 第三十四回 | 李夫人婆媳自投 | 卢赛花女扮男妆 | (227) |
| 第三十五回 | 汤胜姑活捉锦文 | 施碧霞喜见荣春 | (234) |
| 第三十六回 | 元宰未会先讨敌 | 君陞回朝奏情由 | (242) |
| 第三十七回 | 梅素娘贪欢杀主 | 花子能绝欲探亲 | (248) |
| 第三十八回 | 必显计议抢景凡 | 汤隆意外擒花虹 | (256) |
| 第三十九回 | 荣春救驾进仙丹 | 锦章全家刑正法 | (263) |
| 第四十回 | 晏平侯会轴完婚 | 太平王荣归团圆 | (271) |

第一回

赛专珠施仁济困 净街王伏霸凌贫

诗曰：

雨断云归甫作晴，夕阳鼓角动高城。

客愁正得酒排去，草色直疑烟染成。

莺为风和初命友，鸥缘水长欲寻盟。

不须苦问春深浅，陌上吹箫已卖饧。

话说大明成化年间，扬州府江都县有一官家子弟，姓李名芳，字荣春。因他为人慷慨，仗义疏财，济困扶危，怜孤惜寡，就是远方之人流落到此不能归家的，就来李府向他求借，荣春无不相助其盘资，送他归家，故人人赠他一个美号，叫做小孟尝君，又一别号为赛专珠。扬州一府无一个不知其名，无人不感其恩。况他祖公三代俱为司寇、司农，父、叔二人亦受司徒、司马之职，俱皆作古，家中只有夫人文氏在堂。李荣春娶妻淡氏，完婚三年尚未有子。荣春在家勤苦读书，今已中了解元，因老夫人在堂，不忍远离膝下，所以未曾进京赴试。又且家资百万，有进益，无亏损，真是日进千金，凡此且按下不表。

且说那日乃是六月初三日，李芳吃过早饭。天气炎热，意欲到海丰寺与法通长老闲叙凉爽。遂到内堂禀知夫人说道：“孩儿欲到海丰寺与法通长老闲谈，不知母亲可肯准孩儿去么？”李夫人就说：“我儿去去就来。”李芳说：“孩儿知道。”遂别了夫人，来到书房，换了衣服，带了两个家人，一个叫做

来贵，一个叫做三元，随了李芳来到玉珍观前。只见围了许多人在那里看，不知这看什么？李荣春道：“三元，尔上前去看那些人那里围住看甚么？”三元走上前一看，只见观门里坐着一个女子，低了头，前面放一条板凳，上面放一张纸，那纸上写着：

卖身人施碧霞，家住在山西平定州人氏。父亲乃是山海关总制，因被奸臣花锦章陷害，奏请被斩，家资产业一尽搜去，因此一贫如洗，只存母子三人，靡处求告。今欲要往宁波投靠亲戚，谁知来到此地，母亲一病身亡，哥哥现又卧病沉重，不知人事。奴家举目无亲，无奈何只要卖身，以备棺槨衣衾之费，免得母亲尸骸暴野。感恩不尽。买去之后，奴家只愿为婢，不愿为妾。

三元举眼观看，心中想道：“原来是个孝女。”遂走回身来到李荣春面前禀告：“大爷，但前面乃是一位小姐，因要往宁波去探亲，为因到此母亲病死在此，无钱收埋，故要卖身葬母的。”李荣春听了心中不忍，就叫三元：“尔去与他说，叫他不要卖身，我家大爷乃孝德之人，闻小姐言此，不忍其心，欲助银子五十两以为收埋之费，免致小姐卖身。”李荣春又叫声：“来贵，尔回家去禀知太太，说我要取银子五十两来助施小姐，以买棺槨衣衾收埋他的母亲。我要先去海丰寺。”来贵道：“小人晓得。”遂即回家去取银。

再说三元来到观前，只见一个道人立在施小姐身边，三元见了，叫声：“道人，尔那里来？我有话对尔说。”道人见有人叫伊，应声就说：“谁叫小道？”三元道：“是我。”道人一见：“原来是李府小大叔呼唤，小道未知有何吩咐？”三元道：“我且问尔，那施小姐到此，死了母亲，病了哥哥，尔就该代伊一走，来我家见我大爷说知，为其求借，怕没有银子与他使用？

天

豹

图



安可置其官家之小姐亲出卖身，这是何意思？”道人应说：“小大叔，尔有所不知，小道亦曾向他说过，尔家大爷为人甚好行善，向其告贷必然见允。施小姐道：‘人生世上，素无相识而走贷于人，其理所无。虽李大爷有片心行善，但与奴家老爹在日无瓜葛之亲，并非相知之友。而今我虽落难，母亲身死，哥哥病重，若到其府求借，得了银子而来费用，然夫人在于九泉之下必知此情，心亦不安。’以此执意不肯去府上与尔家大爷求借。”三元道：“这也罢了。如今尔可去对小姐说知，叫他不必卖身，我家大爷见了十分不忍，已差来贵回家取银子，我亦要去助他买的棺槨衣衾来与小姐相帮，尔先去对小姐说知。”道人应说：“如此甚好，小道去说与小姐知道了。”三元道：“我去就来。”此且不表。

且说道人走入观里来说道：“小姐且进去，有个好主顾尔不要卖身了。”道人又说：“列位请散了，此女子有人买了。”那些看的人见说有人买他，各人自己散去。列位看官，尔说这个道人为什么不说明白？其中有因，所以惟言有个好主顾一语，乃因施小姐不肯白受人财，他故出此言，欲全小姐之意。若是说明，小姐又不肯受人财，而今天气甚热，致及夫人身尸臭坏，如之奈何？故道人只说有主顾，使施小姐不知头脑，等其收埋夫人事毕方要讲明。此且勿言。

单说施碧霞听了道人说有主顾了，便立起身要进房时，谁知才立起来，遇着冤家对头的人。那小姐彼时坐的，低了头，面却向内的，而今欲起之时，将身一转，面却向外而起的，起得不早不迟，却被个人看见了。尔说这个人是谁？原来此人姓花名虹，字子能，伊父亲名叫花锦章，官居当朝宰相。又有三位叔父，皆为巨官：其二叔名叫花锦文，官拜九州招讨使；三叔名花锦龙，官居太子太保，兼管总漕；四叔名叫花锦

凤，乃先王驸马，是当今皇上的姊夫。那花子能恃其父叔之势，靡所不为，又是色中的饿鬼，赫赫的名声，年纪二十余岁，生性狼心狗行，正是：

倚恃父叔官高显，威势拿来做泰山。

那日花子能亦因天气炎热，心中郁闷，欲到街中闲走玩耍，若有遇着美貌的佳人，他即时就叫家人抢了就走，故人家妇女见伊一到，宛如鼠见猫一般，走得无踪无影，无处栖身，关门闭户。起他一个绰号，人人叫他“净街大王”，因他一出街上，成条街成条巷遂即肃静，并无一人敢与他作对，所以人人叫他“净街大王”。他家中小妾三十一人，妻秦氏，乃当朝镇殿将军秦泰之妹。那许三十一个小妾，只有三个是买的，其余二十八人俱是人家抢来的。凡他所有抢来女子，若中意留在家中永不许出门，若不中其意的，不过奸淫一两月就打发回家去。正是：

佳人不教窗前立，秀女闻声亦闭门。

所有人家女子被他抢去，即告于本官，官府见是花家名姓，随批不准，故此处的人见官府怕他亦莫他何，惟是避他而已。此且按下。

再说花子能走到玉珍观前，忽见了施碧霞，心中大悦，口称“好个女子！”那花子能带了四名家人前来，一个名花吉，一个名花祥，一个名花荣，一个名花福。花子能道：“花吉，尔将道人叫来。”花吉闻言即走上前叫声：“道人，少爷叫尔。”那道人见是花子能叫他，心中暗暗叫苦道：“又冲犯着这个色中饿鬼，却如何是好？”没奈，叫声：“小姐先进去，贫道就来。”慌忙走上前道：“少爷呼唤小道有何吩咐？”花子能道：“我且问尔，这个女子那里来的？”道人应说：“他乃山西来的。”花子能问道：“他来此何事？”道人应说：“他为有一个亲

戚住在浙江宁波府，伊要往宁波去探亲的。”花子能道：“尔这道人好不正庄，尔乃出家人，焉得窝藏妇女？快快说来。”道人答道：“少爷休得取笑，内中有一个缘故。他母子三人行至此所，母子俱病，无处投宿，兼盘资费尽。贫道乃出家人，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有一间空寺房屋，故借其母子暂宿一夜。不料其母子身中乃染疾病，故有多住几日，却是无可奈何的。此女子之母昨夜西归，收殓之费一毫无有，故小姐愿将其身出卖，更言甘作人婢，不作人妾。”花子能道：“甚么小姐？”道人道：“少爷，尔有所不知，伊家老爷在日曾为山海关总制，小道故称其夫人、小姐。”花子能道：“蚂蚁之官，甚么稀罕？那卖身女子叫做甚么名字？”道人道：“他姓施，名碧霞。”花子能道：“碧霞，碧霞，必定伏侍我少爷。”就叫花祥：“尔快去叫轿子来接施碧霞回去我府中。”又叫花吉：“尔先回去吩咐家人，嘱其府中铺设整齐，张灯结彩，等我少爷回来成亲，而今凑成一盘象棋。”何言凑成？因府中小妾有三十一之，加之施碧霞，合算岂不是一盘三十二之象棋子乎？那花吉、花祥分头而去。

道人心中暗想道：“怎么一句话也无，竟然用强抢去？怪不得人人号他叫做净街大王。也罢了，待我说出李荣春来，看他如何。遂即说出，叫声：“少爷且停，这个施小姐已经李荣春买了。”那花子能听了一时大怒，应道：“尔这贼道人，可晓得我花少爷么？天不怕，地不怕，除了君父外还怕那个？尔就将李荣春要来挟制我么？”一连将两手掌，打得道人两手捧面，叫道：“少爷不要怒气，是贫道说错了。”那花子能即刻叫：“花荣、花福，将这贼道人拿去送在江都县，打他四十大板，枷他四个月，勿许他在这玉珍观出家。”那道人原晓得他的利害，起先说出李荣春是望花子能念同乡之友乎，而且李荣春

又是官家子弟，可得相让其面上乎。谁知花子能竟是奸臣之子，无情无义之人，只作不知道三个字，反骂道人将李荣春的名字来挟制，更打了两手掌，尚且不饶，还要拿去送官打枷。那道人即忙跪下叩求道：“少爷，原是小道不是，求少爷饶了小道罢。”那花福、花祥在旁做好做歹道：“少爷，念他无知初犯，饶了他罢。”花子能道：“若下次再如此，定不饶尔。”花福道：“道人快叩头拜谢少爷。”道人连忙叩了四头，爬了起来道：“请少爷里面坐。”

花子能走进观来朝南坐下，道人连忙拿茶拿糕请少爷吃点心。花子能吃了两块糕一杯茶，只见花祥押了轿子已到。花子能叫声：“道人，轿子已到，快叫他上轿。”道人应说：“待小道去请他上轿。”那道人随即一面走又一面想，口称：“花子能啊花子能，尔何故为人太不良心？他母死兄病无人看待，尔一见立刻要抢去。我若向小姐说明此事，第恐小姐不肯上轿，原是我的干系。罢了，但事到其间也顾不得小姐。”遂走到内房来。谁知后面花子能也随他进来。那花子能因方才看不甚详细，所以此时特随道人进来，原欲再看施碧霞。谁知施碧霞跪在床前面朝里而泣，花子能却看不见面，只见他的背后而已。忽见旁边卧一个青面獠牙红须的大汉，大叫一声“喂哟！”花子能一见回身就走，花祥、花福说：“少爷，何故如此？”花子能应道：“施碧霞房内有青面鬼。”花祥道：“青天白日那里有鬼？此必是人生的貌丑，少爷不必惊怕。”再说道人走进房来，叫声：“小姐休得啼哭，快些上轿，好将银子来备棺木，如此炎天，休得耽搁了。”只因道人怕事，故此含糊而说，也是施碧霞命该如此。正是：

为人在世总由天，善恶到头终有报。

话说施碧霞听了道人的话，花容失色，手足如冰，说道：

“长老为何就叫奴家上轿？尔看我哥哥，奄奄只有一息之气，昏迷不省人事，就是母亲也须奴家送下棺木然后可去，怎么一些无备就叫奴家去了？”道人听了想道：“如今怎么是好？那花子能强要，施碧霞是一定不能免的，若再迟延，恐遇了李府大叔来到，事又是不妙的，如今只得骗他便了。”遂说：“小姐，尔不晓得内中有个缘故。因本处乡风必须人先到其家，他然后将银付出，如今小姐且去他家，若说夫人收殓，小道自然请一个妇人来与夫人收殓就是，尔家大爷，小道亦自然去请个医生来与他看病，这两件事算在小道身上。”施碧霞听了道人这些言语道：“必要人到才付银付钱么？”道人应说：“正是。”

施碧霞听了，心中好不苦楚，犹如乱箭钻心一般，跪倒在地，叫了一声：“亲娘啊，尔的命好苦啊，若是在着府中好不风光，霁日高车驷马好不威风，谁知被奸贼屈害了爹爹，家私抄灭，我母子三人没奈要到宁波投我姑丈家中暂住。谁知来到此处，母亲病危，哥哥亦病，指望母亲病好、哥哥病痊，我则宁。何知母亲一病而亡，哥哥昏迷又不省人事，教女儿如何是好？更兼又无一钞可用，今日只得卖身收殓母亲。那知此处乡风要人先到他家而后付银，如今女儿去了，哥哥 现又得病沉重，无有一个子女送母亲入棺。母亲啊，为何死得如此苦惨？”说罢放声大哭，抱住伊娘尸首不肯放离。

道人见了也觉伤心，不觉双眼亦下泪来，遂说：“小姐不必悲哭，事到其间却是没奈何的，快些上轿，倘或夫人臭了尸首如何是好？”施小姐道：“尔乃出家之人，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念我母子乃异乡之人，把我母亲生成收殓，我的哥哥尔亦应代我请医与他调治。”说完便跪下托付，那道人亦连忙跪下说道：“小姐请起，一切之事小道自然留心代理，不须致意。”施碧霞才放心，乃立起来说道：“长老，我母亲收殓之时须要

请一二名妇人伏侍才好。”道人说：“这个自然。”施碧霞抬头一见，兄长昏迷不省人事，不觉心酸，泪流满面，叫声：“道长，奴家兄长病重，望道长须要小心替奴家延医调治。若得病好，奴家自当报答。倘或有些长短，也要与奴家母亲同在一处的。”道人应说：“小姐不必吩咐，小道自当留心，请小姐快些上轿。”施碧霞心如油煎，三回九转不忍离身，那花样又来催逼上轿，施碧霞没奈何，只是哀哀哭哭上轿而去。不知此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玉珍观英雄病笃 万香楼烈女全贞

话说花子能见施小姐上了轿，遂喜洋洋的进前跟随了轿而去。道人见花子能同施碧霞去了，心中想道：“小姐啊小姐，非是贫道敢来骗尔，实是出于无奈，若再迟了又恐李府家人来到，若知此事又是贫道的干系。如今只等李府家人来到与他说明，那时随他到花府去吵闹，就不干我事了。”

不说道人自思自想，且说来贵回到家中，正吃午饭的时候，遂将此事禀与李太太知道。李太太立即吩咐总管：“取银五十两与来贵去办。”那淡氏大娘道：“婆婆，我想妇人死尸必须妇人收殓才是，不如叫王婆前去伏侍下棺，不知婆婆心下如何？”李太太道：“媳妇，尔说得极是有理。”便叫王婆前去伏侍。来贵与三元同王婆三人走到半路，来贵道：“我去买棺木，三元哥，尔同王婆先去，但此银子必须交施小姐亲收。”三元说：“晓得。”遂一齐直走到玉珍观。三元道：“道人，尔去请